

锁南坝情思

■马颖

1

十九条山岭虬龙般起伏的潮翻腾的浪驰骋的云飞舞的魂锁南坝——十九条峻岭围绕的心锁南坝——洮河水奔流指南的灯锁南坝——东乡族儿女祥瑞的根

曾几何时，撒尔塔的先民万里迢迢迁徙到这里留下他们光荣的名字和智慧强悍的子孙于是，我们拥有了土地的芳名亘古的信念于是，我们拥有了铿锵的历史沸腾的热血于是，我们拥有了土地之上最初的花朵温暖的赞歌

曾几何时锁南晋大将和他的部队占据巍巍十九道雄关英气勃勃将敌人的阴谋悬在睫毛之末试看千里江山旌旆猎猎翻飞的马蹄强劲的弓弩使道雄关青光霍霍

曾几何时，我用心度量到达锁南坝的距离我的双脚因跋涉而留下血印我的嘴唇因思念而焦灼干裂我嗜哑的歌喉依然无法停止歌唱我的心因为感恩因为爱而战栗，狂热地战栗

2

锁南坝——亲爱的母亲在明媚的晨光里我和你鸣啭的鸟儿一同醒来我和你东山顶上的朝阳一同迎接崭新而器宇轩昂的黎明

在没有星光的夜里我将一次次地投进历史的深渊吮吸你的乳房感知你的体温我将用婴儿般的小手轻轻抚摸你沧桑的面庞我将用心叩问你千万年沉默不语的化石

在没有星光的夜里我将为你掩面而泣我将为你彻夜不眠我将在漆黑的夜里为你点燃火把我将在你的泪水里看到遥远星辰的光芒

飞吧我的回忆我的憧憬以及祝福我要追赶那巨轮般飞驰的太阳我要将那忘川之河截流我要打捞起那像珍珠一样串缀在一起的母亲的时光

锁南坝——这被汗水和泪水肥沃的生灵之源这被根须千百年来织就的网

锁南坝——这被五谷和蛋卵的哺育千百年来辉煌的仓这被勇敢和赤诚耸起的柏

锁南坝——这被美丽的传说盘绕的柱这被杰出的匠人命名的泉

锁南坝——

3

锁南坝——亲爱的母亲我在时空的巨大漩涡里飞升、陨落、腾冲进而迸裂汇成一条忘川之河一切都在飞翔，飞翔我无法阻止，我激情难抑

这孕育了我理想的胎歌吟的喉根须的巢就是我远古祖先的生地

她们用岩石的刀犁开飞驰的原野用色块坚实的丰收供给我饥饿时的食粮寒冷时的布衣

她们用祖辈陶罐的荣光道劲的纹饰古老土坯里劳动的歌输给我歌唱时的旋律思想时的光

她们用高原的绒氍毹就我挚着坚毅的性格她们用厚实的手托起我的颈教我昂着头痛哭

当我刚从父辈的搀扶下学步母亲啊，是你给了我前行的力跌倒爬起时的啼哭

亲爱的母亲，自从你把我连缀在根上我就是你心中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谣曲

我就是你脉管里跳跃的血我就是你光辉的额头上高飞的云雀

4

心灵啊，请让根的赞歌永远地和着母亲的呼吸吧是她赋予我强健的肺发达的胃奔飞的腿

黎明啊，请把夜的分娩的狂喜带给母亲的额是她照亮了我的瞳照亮了我的乳和泪中印有胎记的诗歌

光明啊，请把使万物滋长的丰功加在母亲的冕上是她赐予土地芳香恩典使花朵圣洁使阳光明媚

四季啊，请吧蓬勃了岁月月的松植在母亲的身畔作她歇榻时的依靠吧是她给了我翱翔的心搏击宏宇的翼

歌啊，请打开翅膀将爱带给母亲不朽的繁衍燃烧的海山涌动的白云咆哮的江河酝酿的喷薄将爱播洒到四方去吧……

女儿谷：1937

■李左人

5

女人看见泽仁旺姆，笑颜渐开：“真是显贵呢，老天爷都擂鼓欢迎你们了！”

看架势，瓢泼大雨就要倾盆而至，德西梅朵拉着泽仁旺姆冲过鹅卵石铺砌的院坝，躲到屋檐下。不料，老天如孩儿哭闹，眨眼就收住泪水。一时间云开雾散，一缕阳光照到跑马山峰顶，让人觉得老天爷刚才在虚张声势，闹那么大的动静却没有大的作为。

院子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惊奇地盯着丹增和泽仁旺姆。他们显然是夫妻，却一点没有人们常说的夫妻相。生活中，一些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夫妇，外貌上会十分相像，而眼前这两人，一美一丑、一高一矮、一苗条一臃肿、一娇贵一粗俗，简直南辕北辙无法接榫。

“土司老爷，拿冠军了吧，祝贺哦！”德西梅朵看着丹增背着的弓箭说。

“老子今天晦气，遇到丧门星了！”丹增骂骂咧咧，气愤不已。

阿佳伸伸舌头，朝泽仁旺姆做个鬼脸。“没事！”泽仁旺姆笑道，岔开话题。“可惜没有女子打枪比赛，不然我拿个冠军给你看！”

阿佳拍拍她肩上的水珠说：“要是兴选美女，肯定你拿第一！”

泽仁旺姆和德西梅朵都笑了起来，丹增仍抱着一张麻脸。

阿佳对丹增说：“你要的两驮砖茶已准备妥当！”我亲手挑选的，雅州紧茶，保证色浓味正，煮出的茶水红嘟嘟的，就

像旺姆妹子的脸蛋一样！”

泽仁旺姆笑成一朵花：“阿佳，我这张老嘴老脸他早看厌了，要是换上你那脸蛋，我们老爷就要欢喜疯了！”

“老爷和夫人今晚是分开住呢，还是跟昨晚一样伙睡一床？”高阿佳环笑。

“怎么？说老爷喜欢你，你就来劲了？做梦去吧，我把老爷守着，不给你机会！”旺姆也不示弱。

“嘴，好心当作驴肝肺！我是想，妹子今晚是不是约了情人，你一个人住，他才好来爬墙呀！”

“去你的吧！舍得把你的张大哥让给我呀？”

“去找他呀，刚去理塘收皮货、药材去了！”阿佳仰面大笑，笑得满身珠串丁当响。“好，不说话了。你们的客房我又叫人用藏香熏过，茶也熬好了！”

“行哦！”泽仁旺姆甩着马鞭，哼着溜溜调向正房楼梯口走去。正房是一楼一底的青瓦楼房，楼上是客房，楼下屋里屋檐下都码放着砖茶、药材包。

一个叫老四的汉子望着泽仁旺姆的背影，问络腮胡藏人：“那位是……？”

“不认得。”络腮胡说，提起茶壶往土碗里掺茶。

马二爷吐着瓜子壳，说：“道孚县扎坝土百户丹增的太太！”

一位身穿黑色大襟长衫的茶商把脑袋凑过去，神秘兮兮地问：“哦，扎坝，就是鲜水河女儿谷？她是百户土司的老婆？”

“什么土司！你以为好了不起嗦？”老郎中往烟锅里装上裹好的叶子烟。“我给你说，在川边藏区，清朝皇帝封授土司122

个，最大的德格土司，管辖6县28个大头人，一万余户。小的如朱倭土司，只辖百余户。关外藏人把土司和土千户、土百户，统统叫土司。土百户就是头人，小头人只管二三十户人家，连关内的甲长都不如，还是叫土司！”马二爷吐了一口烟，露出一口焦黄的牙齿。“你们莫看丹增其貌不扬，他可是女儿谷最强横凶悍的土百户！”

老四咕咕喝下半碗茶，好奇地问：“扎坝不是兴走婚嘛，他还讨老婆？”

“土百户是世袭的，不结婚生子咋个往下传？”

络腮胡感叹：“哦，要结婚，那还不如老百姓安逸，随便爬房子找情人！”

“谁说头人不如老百姓？他照样走婚，看起哪个女人，哪个女人就是他的情人——他们叫呷伊！呷伊随便找，但绝不能娶进家门，不然会遭人笑话。”老郎中一边嗑瓜子一边说。

茶商道：“扎坝有三大怪象：乱石砌墙墙不倒，呷伊爬墙狗不咬，女儿偷人娘叫好。”

络腮胡说：“几时我也贩点茶叶、盐巴什么的，去女儿谷跑一趟！”

老四问：“二爷，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哦，莫不是你老人家也去走过婚？”

“开玩笑！”马二爷一脸不屑，抖抖衫子上的瓜子壳。“你们晓得，老朽的中药房在老陕街，店里的虫草、贝母都是扎坝一个叫索冷的驮脚娃给我收购的，他经常给我讲他们咋个找呷伊的事。”

后院，罗道和贡布把春妹挟持到堆放药材的库房里，反绑了扔到屋角，将门锁上，然后回到左厢房歇息。

6

丹增走进二楼客房，房间里只有两副羊毛卡垫，一个火盆，一把冒着热气的黑陶茶壶，设备十分简陋，床上铺的都是他们自己带来的卧具。

丹增把长弓往床上一撂，吼道：“把罗道喊来！”

泽仁旺姆知道他想干什么，亲自下楼叫来罗道。

罗道刚踏进门，丹增吩咐说：“你去民生巷跑一趟，看看那个丧门星是不是还住丁家锅庄。今晚就让他消失，永远回不了女儿谷！”

“拿梭！”罗道弯腰施礼，转身就走。

泽仁旺姆叫道：“回来！”

罗道转过身，低头道：“请太太吩咐！”

“民生巷有九家锅庄，莫走错了。他大多住丁家锅庄，有时也住安家锅庄，打听落实了，踩好点，半夜再下手，千万别出差错！”

“知道了，太太！”

锅庄大门开了，仅仅进来避风躲雨不打算歇宿的客人纷纷离去。

罗道跟着老四、老郎中一拨人跨出大门，正碰上一直在街上寻人的钟先生。他从头湿到脚，像个落汤鸡，看见他们走来，拱手问道：“请问各位，你们看见我女儿没有？这么高，扎两只羊角辫……”

老四摇了摇头。老郎中愣了一下，见罗道瞪了他一眼，赶忙摆手。

狂风扫过的康定城，满地枯枝败叶，一片狼籍，一派劫后余生的凄凉景象。

远远的，传来钟秋果母亲悲切的呼唤声：“春妹！钟春华！儿啊，你在哪里？……”

（未完待续）

瓦房子

■章铜胜

瓦房子，曾是乡村的主要建筑。乡村里的瓦房子多不高大，它们在绿树的浓荫之下，在短篱矮墙之间，一幢连着一幢，随着地势起伏，如乡村的呼吸。

瓦房子，也是会呼吸的。阳光从屋顶的明瓦间洒进来，日影自西慢慢地向东移着，祖母看一眼地上的日影，就知道了时辰，该做饭了，或是该准备夏天的下午茶了。瓦房子并不严实，风从瓦缝间进出，谁也管不了它们，就任由它们来去了。风和日影，就像是瓦房子的呼吸，自由来去，了无挂碍。

瓦房子和它的主人，是善良包容的。春天，燕子飞来了，就住在瓦房子的房梁上，衔来泥、草和枯枝，搭起了窝，热热闹闹地过起了小日子，同在屋檐下，它们也不惧人，人也不欺燕子，彼此相安无事。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燕子也如此。久了，人和燕子竟处出感情来了。有一年，我家的燕子来得迟了，暮春的黄昏，连续好几天，我都看见父亲站在门前张望，我知道父亲心里的疑惑，我也知道父亲在等我家的燕子。年年燕子来，家里就热闹了，少了燕子，总感觉这房子里还缺点什么似的。

瓦房子的屋檐下，总是偷偷地住着一群麻雀。麻雀是神秘的客人，和我们并不亲近，不像燕子，总是那样招人喜爱。早上开门时，住在屋檐下的麻雀早已飞走了，晚上关门睡觉，住屋檐下歇歇，你也不一定能瞅到它们就躲在屋檐下的哪一根檩条哪一片屋瓦的下面。但我知道麻雀

是在我家的屋檐下住着的，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地在我家的屋檐下掏出一窝窝的麻雀蛋来。窝里的麻雀蛋被掏走，晚归的麻雀发现了，会不会也伤心呢？

彼时，我们可顾不了这么多。麻雀本是招人厌的，村前田里的稻子熟了，乡亲们都要扎一些稻草人，给稻草人穿上破旧的衣裳，戴上一顶破草帽，竖在田里，让它们帮助驱赶那些贪嘴的麻雀。这样的麻雀，谁还会去怜惜它们呢。

瓦房子的前身是草房子，还有一种房子，是泥墙瓦顶的房子，既不能算是瓦房子，也不能算是草房子。这种土砖墙盖瓦的房子，只在乡村见过，它是介于瓦房和草房之间的一种房子，是草房向瓦房的过渡，它见证了乡村的发展，也见证了乡村的艰难。

我是喜欢半泥半瓦的房子的，因为它给了我更多的快乐。这种房子的泥墙大多并不严实，墙上多的是有一些小小的孔隙，这些孔隙是蜜蜂的家，也是我们所喜欢的。油菜花开的时候，我们拿一个玻璃瓶子，将瓶口对准墙上的孔隙，用一根细细的竹签伸进缝隙里，轻轻地掏几下，就会有蜜蜂飞出来，钻进我的玻璃瓶子里，我们喜欢听蜜蜂在瓶子里嗡嗡地叫，看它们找不到出口时异常慌乱的样子。

在乡村，瓦房子是有故事和内涵的，它承载着我们生活中最真实最质朴的内容。有故事的瓦房子，总是安静沉稳的表情，像乡村里的长者。

在乡村，有数间瓦房子，人的心里就安稳了，日子过得就踏实了。如今，瓦房子却越来越少了。

跳跃在草尖上的音符

依旧是那沾满缘分相思。

于是，我临风而立，为你吹奏悠扬的短笛，吹响千年的神话，万年的传说。当海潮不再汹涌，当目光不再移动，那株伫立于风中的胡杨，成为一匹守候多年的瘦马，陪伴我这水而居。

其实，在你转身离去的时候，那曾经的风景，那曾经的诺言，那曾经的牵手，那曾经的……就已成为我最美妙的回忆，是你青春的活力让我的血液不再枯竭，是你的温情抚慰了我被生活击碎的伤口和我的梦。

燃烧在故乡的琴声

穿越如水的琴音，岁月的风为你燃烧的心日渐苍老，我寻找不到最初琴瑟轻盈的美妙，如同面对这低矮的黄昏，总会想起退去海潮的沙滩，还残留着你生命的清新和脚印的渴望。

围炉而坐的冬日，已经在视线的延伸中接近清脆的嫩叶，我看见春天的音符无声地回荡在命运的河谷，直抵我回眸中为你颤动的心灵。

那水边的鸟声，没有留下太多的宁静，唯有那被月亮照亮黑暗，还在我跋涉路途残喘呼吸，被星光枕着的温存，在音符的跃荡中起起落落，无声地点缀我今夜的平淡和来世的情缘。

过去的每一条通往你的路，都已铭记在心。而今，那些路还是原来的路，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却在袅袅升腾的炊烟中显得匆匆忙忙，我不知道溯游而上的血

脉中，可会有你名字的再次闪烁？在船儿靠岸的码头，可会有你虔诚的微笑。拉扯我悠悠中的铁锚？

离开家乡的日子，沾满尘土的握别成为记忆中最美妙的歌，我想象不出一声朴素的语言与你交谈，只是从你忧郁的目光中已经感受到一种沉重的痛，跳跃在我平凡的诗句中，那是一种切入肌肤的灵感，那是一种亲情旋涡的利刃……

从梦开始的地方出发，被我一生恪守的诺言，被黎明的晨露披上一腔湿漉漉的乡愁，悦耳的短笛总也让我走不出纯纯的乡音，浓浓的诗韵总也让我走不出田埂上的思念。

一茬茬收割的麦子，不因季节的改变而道破企盼的谜底，所有苍郁的农谚在手心一次次滑落。我不相信，从此我会走进一段绵绵不断的雨季。

其实，能够选择的不仅仅是远方的渔火，也不仅仅是振翅飞翔的流萤，你不告诉我，天空对大地的爱恋不用显现，我知道在我专注的牵挂中，一定有一首歌谣我很熟悉；在我倾听的流淌中，一定有一种激情曾经将我掠过。

开满鲜花的草地

阳光明媚的季节，给自己的心情放一个假，让爱情的疼痛慢慢弥散开去，让清翠的小鸟找到清新的空间，让流淌的河流成为七彩的音符。

在若隐若现的花丛中聆听蝴蝶轻盈的脚步，年轻的风不再因思念而此起彼伏，因